

歐

戰

圖

將

傳

• 拔提書店印行

# 歐戰名將傳

◁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作 者

陸 曼 炎

印 行 者

拔 提 書 店

發 售 處

拔 提 分 店

重慶，成都，廣元，

西安，貴陽，桂林，

耒陽，贛州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 目次

## 序

- 一、奧登堡
- 二、麥剛生
- 三、魯登道夫
- 四、白倫堡
- 五、霞飛
- 六、福煦
- 七、畢蘇斯基
- 八、凱末爾
- 九、甘茂林
- 十、魏剛
- 十一、達爾朗
- 十二、貝當
- 十三、戴高樂

目

次

目次

- 十四、魏菲爾  
十五、杜定  
十六、拉狄斯哥、雪可斯  
十七、伏羅希洛夫  
十八、孟納興  
十九、布勞希茲  
二十、馮倫斯克，羅漢克，來區勞與勃拉斯考威士

## 序

記得普魯士名將克老舍魯渾 (Krausswitz) 說過的：「戰爭是由危險，勞苦，困苦等集合而成的，是一種堆測的世界；是一種偶然的世界。為克服危險的世界，必須有勇；為解決堆測的世界，必須有智；為打破偶然的世界，必須有犧牲自己，造福他人的決心。」戰爭的成敗，繫於主將的指揮適當，調度得宜，影響實在太大了。做主將的，必須有犧牲的意念，熱烈的情緒，而且用全副精神去注視戰局的變化，有堅它無畏的勇氣去和敵人搏鬥。這才能支持全軍的信心，樹立一種威望，取得人民的擁戴，壞着必勝的左券。如果將非其才，統率無方，指揮不靈，軍隊的戰鬥效率，便會受到莫大的損害。所以拿破崙常說：「凡為將者，必須是一副大人物。彼為全軍之頭腦，主持全軍行動。昔高盧人 (Gaulois) 之戰敗，非敗於羅馬軍隊，而敗於羅馬元帥凱撒一人。羅馬非懼喀特哥 (Karthago) 軍隊，只懼該軍元帥杭里巴爾 (Hannibal) 一人。雄兵直逼印度者，非馬其頓 (Mazedonien) 的密接隊，而是亞歷山大一人。佔領渭色河及青江者，非法國軍隊乃係梯朗大將一人。普魯士之能抵抗歐洲三大強國，實二十七年之久者，非普魯士軍隊之功，乃菲力德里邪大帝 (Friedricher Grosse) 一人之力也。」他的話雖不免有些過火，但極高將領的重要，對於每戰皆有決定的影響，這是很正確的見地。我們若談代名將的戰鬥史，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英雄善戰不屈無畏

，親臨火線，履險如夷，耐得了辛苦，也受得起磨難，凱撤如是，拿破崙如是，惠靈吞如是，以至歐戰期間各個將領也莫不如是。但每一個將領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先天的遺傳氣質和後天的環境陶冶，都有密切的關係。大凡經過刻苦奮鬥，淬厲將事的精神生活深刻，內心思想縝密，根器也渾厚，成就便偉大。反之，小才小智，頭腦許較，一遇嚴重事變，即易發生動搖的危險。將領關係於戰爭的勝負既是這樣重大，而陶養將才又是那麼不易，所以真正的英傑的軍隊統率人物和指揮者，確是值得愛護而珍貴的。

這一本小書——歐戰名將列傳的寫作，時間是非常匆促的。筆者的原意，在這爭自由獨立的民族解放戰中，一般軍事上富有不少新的優秀人才的陶成。但他山之石，可為攻錯，何況軍人的修養特別重要，因此發心把歐戰時著名的將領寫一點生平素描，藉為國人楷模。本來上次歐戰，犧牲千萬人口，消耗億兆金錢，血戰四年，名將如雲，如果一個個寫起來，分量很不少，現在只選重要的尤著稱的寫出一部分，次要的角色便付諸闕如。歷史的齒輪不斷地轉動，創鉅痛深的第一次大戰，結束還不到二十年，二次大戰又給野心家掀起了。這在帝國主義者們自然又得上驢場去來一番大斷殺，所以也把現代的幾位將領附在後面。由於時間的匆促，粗疏的執筆，內容當然不能說完美，只希望未來能有較詳細的東西寫出，到那時或可為這疏漏補缺憾；因為筆者正想處理將材陶養及世界名將列傳一類題材呢。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警報聲中，陸曼炎序於陪都重慶。

## 興登堡

魏登堡爲德國軍神的興登堡 (Eindenburg)，於一八四七年出生於德國普魯士邦。他的家庭，是十三世紀以來的貴族名家，祖父鄂圖，路易和父親本涅肯多夫，都是一世過着軍旅生活。在家庭裏也維持着軍隊的規律性，一切都有嚴格的風味。興登堡受了這樣遺傳的品質，又經過後天環境的陶冶，便形成了他的驕直的生性，樸實無文，自信力堅強，極端勇毅深沈。

他的兒童時代，過的生活，相當幸福。因爲他生在這世代軍籍的家庭中，就是孩提一舉一動，也是遵守他遠祖的軍人型的。日常所見所聞，無非是軍事上的事情，雄豪的氣魄，激昂的情緒，慷慨的精神，豐富的戰爭經驗，耳濡目染的結果，在有形無形中都給他受了很大的影響。那時他的祖父還健康，每年夏天，興登堡跟着他住在紐德克消暑。空下來，祖父就給他的小孫兒講拿破崙戰爭的故事和法軍佔領紐德克的情形，這當地的歷史遺蹟，很激動了小孩子的心靈，愛國的情緒炎炎地燃燒着。興登堡在童年的回想，對這時地和人事還有着無限的憧憬：

「在我說來，紐德克便是我的家鄉，同時又是我本家的中心，而我整個的心便是屬於這中心的。無論我的職司，把我送到祖國的任何一部分，我對於東伊爾俾安省的信心是永遠不

失的。」

奧登堡生來就是一種軍人氣質，剛毅果敢，獨立不懼。幼時讀書很認真，對歷史地理，尤其戰爭的史料最愛讀。但因悟性遲鈍，缺少想像力，對任何學問和事情，也從不懷疑，只是搗笨功夫死記。然而他意志很堅強，肯苦幹實幹，做一事，都要從頭做到底，沒有半途而廢的現象。他的童年教育，有紀律的訓練，就已打定了他的軍官根底了。

在十一歲時，奧登堡離了他快樂的家，被送進陸軍學校，開始鐵的鍛鍊。我們看他自己的：

「一八五九年的一個春天早上，那時我只是個十一歲的少年，在西里西亞充倫斯泰的陸軍學校門前，我和父親告別了。這種告別，不僅是對我親愛的父親而言，同時對我整個少年生活，也在這一剎那告別了。因此，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我眼見淚水簌簌地滴在我的簡服上。但心裏忽然想到，穿這種制服的人是不應該如此柔弱而流淚的。我便竭力抑制着年輕時離家的苦痛，而知我的那些新伴侶打在一道。這種生活是具有相當活潑的精神的。」

他在陸軍學校時受嚴格的訓練，一切都遵守軍隊的紀律，養成服從威權的習慣。平時對軍事課程非常用功，刻苦研究，不肯懈怠。但對其他各種科目却很漠視。這一番陶鑄鍛鍊，在奧登堡整個的生涯說來，實在很有好處。他的體力智力都有長足的進步，後日軍神的造成，不是偶然的。一九一四年冬，奧登堡升任爲陸軍元帥，他寫信給母校校長，對當年學校給

他的造就，還蒙着深感念可憐意。大意是這樣的：

「如果我的軍事生涯，已經有所成就的話，那末我永遠相信，唯其學校這種訓練，就是我的事業成功之力。盡忠於我將來的職守，愛我的陛下，愛我的祖國，以及敬畏上帝，這些是我的家庭輸入我腦筋中的教育；但當少年時代，便知道友愛、克己、勇敢、並懂得一般的科學教育，這卻是陸軍學校給與我的恩賜。」

從他自己的話裏，就可知道這學校給他軍事生活關繫的重要了。

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主政之下，既統一了北普魯士，建立了獨立國家，同時他又野心勃勃，想實現大德意志帝國，覬覦奧國的土地在一八六六年就藉口色利斯威霍斯敦問題，和奧大利開戰，與登堡那時，才在近衛士兵隊當士官，他奉命開上火線，第一次過他的砲火生活，有名同班尼格累次戰役，與登堡以他少年英俊的氣概，打敗奧軍。起初奧國的軍隊，以重兵圍攻德軍的陣地，把他們的中隊長打死，情勢很是危急，可是與登堡不慌不忙，奮勇地率領了殘餘的士六萬十多人，衝過敵人的陣地，衝毀奧軍的砲台，竟被奪得大砲三尊。不料有一顆無情的彈丸，漂從他的盔甲邊擦過，連年青的靈將，立刻昏倒，受傷了，已經奪得的勝利品又被敵人奪回去，與登堡清血過來，知道事情危急了，忘掉了創傷，即刻奮勇躍起，不顧一切，仍衝殺上前去，他頭上儘管鮮血淋漓，流得混身是紅，血染了衣襟，他一點也不畏怯，依然英武奮銳，這就使奧軍大驚，以為是神人下凡，一時情急，

都拋棄了兵器而逃。等到德國軍隊趕來應援，才把他救了出險。因為他這樣的勇敢，凱旋歸來，德王就親自賞他一個赤鸞勳章。這照例是團長以上才得接受的榮譽，而興登堡以一個聯部長的資格而獲得了，當時朝野一致贊譽，認是無上的光榮。

普奧戰後，俾斯麥的計劃，逐步實現，新德意志大帝國完成有日。但普魯士的疆域還在拿破崙第三的統轄之下，必然的要得用武力打一仗，因此借着西班牙王位的繼承問題，就和法國開戰。以勇敢善戰著稱的興登堡，在對外戰爭中，自然離不了他的分，不免要獻一番身手，好可以立功揚名。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格拉威羅，與普立發的一仗，興登堡用包圍方式，把法軍打敗，接着進攻丹麥塞，又得了勝利，不久亞巴瑟也攻陷了，拿破崙第三在危急的當兒，不得不屈服投降，訂了城下之盟。德王因興登堡功勳卓著，把他自己懸掛的鐵十字勳章獎賞了他。這又是一個無比的榮譽。但從年齡說起來，興登堡當時只是一個少年將領，年紀還不滿三十歲呢。

一八七三年，興登堡爲了繼續深造，研究高深的軍事學識，便離開部伍，進陸軍大學讀書。用心地讀了四年，畢業了出來，他仍舊回到訓練新兵的老地方——漢諾威。他的治軍向來態度嚴正，溫和之中帶着威容，使每個士兵信服而尊敬，不敢稍越軌範，所以成績非常的好，人們也很稱讚他。到第二年，他就升任陸軍上尉，調往斯堆了服務。在那裏，他認識史派金將軍的女兒，由自由戀愛而結婚。他的妻子是一個典型的賢母良妻，性情溫和而見理明

確，經常與奧氏同甘共苦，體貼周到，不肯以無謂的煩惱和瑣雜的事情，去擾亂丈夫的功業，所以奧氏的婚姻生活，是十分美滿的。

一八八一年被調到德國東部的哥尼斯堡服役與登堡趁這機會，用他豐富的軍事學識和戰鬥經驗，把東部的沼澤地帶的形勝要隘，一一測勘研究，有了不少心得。這和後來的世界大戰很有關係，奧氏當時的細心探考，想不到十年以後就造成他勝利揚名的基礎，這恐怕是他始願不及料的罷？

在哥尼斯堡供職四年，國東部駐軍統領維諾斯將軍升任陸軍部長，他就跟着到陸軍參謀本部服務謹慎地給上司處理了許多重要的軍事問題。時候過的快，現在是一九〇八年了。德王威廉一世早已歸天，儲君威廉二世嗣位。這位新君是繼承霍亨索倫系皇族的性質，而又好大喜功，驕傲萬分，雄才大略，睥睨一世。他在籍皇位時統向人民演說道：「德意志帝國之統一乃兵士與軍隊之功，國會中之大多數無與也。朕將恃以為長城者，即在此耳。」接位以後，又積退了老相俾斯麥，一般臣下都奉命承旨，不敢說什麼話。獨有與登堡以他硬直的性格，樸忠的愚誠，和先帝老臣的資格，對新皇不是畏懼，常常要犯顏直諫。這就使得野心的英主大感不便。有一次，德皇和奧登堡會晤，奧登堡演習，德皇聽了，直說：「這就使得野心的英氏軍隊的包圍。演習完畢，德皇同奧氏討論經過的情形，他却直言不諱地勸他勿輕率進攻，以免蹈危險。威廉是惟我獨尊的人物，好勝心又極重，那能聽他臣下的忠告，不居說，與登

堡的話，使他不高興。奧氏也知道和德皇在言語上結下了仇隙，爲明哲保身起見，便辭職退隱。從普法戰爭到一九一一年奧氏的辭職，恰恰四十年，這長時間的磨練，足够成爲一個偉大的軍人。他已由少尉而不次擢升了師長，但因時代的演變，偉大的成功還在等待着呢。

奧登堡開居三年，在鄉下一面打打獵，仍散散精神，一面不顯地注意兵要地理，對德國全境的形勝，都有瞭如指掌的竹成。雖然他在退休期間，不免有些鬱鬱不得志，但韜光養晦，用世之意却没有衰。一九一四年歐戰既起，那雄心蓋世的德皇想併吞整個歐洲，奧國王太子在德爾維德被刺身死，就激成了彌天大禍。德軍的計劃，本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衝破比利時而攻陷巴黎，繞兩師東向，與俄軍對壘，所以開始就用全方向西面線發展；而留在東部和波蘭方面防守的隊伍，只有兩軍軍團，人數不及二萬。那知事實出乎意料，西線因此法英各協約軍的堅強抵抗久戰無功；爾由東部侵入德境的俄軍，在勃倫卡帕將軍的指揮之下，以二十五萬大軍乘虛攻襲，着着前進，阻戰不到一星期，哥薩克的騎兵已深入內地了。大本營告急的電報如雪片飛來，弄得德皇也束手無策。於是想起老將奧登堡，便捐棄前嫌，電招他出山督師，任爲第八軍司令官，責成他東門應付東線的戰事。這時奧登堡報國的機會到了，他立刻從病中躍起，答應德皇的任命。德皇又來電囑咐道：「第二天午前四時，於開往漢諾威之列車中，有新任參謀長魯登道夫與別同行，即出發至東部戰線。」這樣奧登堡就又恢復他戰將生涯了。

在這當兒東戰線的形勢，已十分緊急。俄軍乘勝前進，德軍節節後退。俄方第一路司令  
楞倫卡帕將軍率領北軍，橫過北部的瑪斯林安湖壓迫拉泊河後方的德軍；第二路司令沙琳遜  
諾夫將軍率領南軍，橫過雷遜安地方，聲言浩蕩地威脅德軍的側面。他們總共有八十四萬軍  
一丁七百門大砲。可是德軍在東線抵禦的祇有二十一萬人，祇及俄軍四分之一，砲也只有六  
百門。雙方實力的對比，相差太遠。當與登堡到前線時，各路的參謀人員，紛紛來報告情  
，與登堡聽完了，叫他們鎮靜應付。他一面命令在各要塞設法增兵，表示堅守，一面就與魯  
登道夫商量作戰計劃。先把主力軍設法退却，且戰且退，在五六日之間，召集了九萬後備兵  
。盡一夜的力量，把原來抵禦楞倫卡帕第一軍的隊伍，一齊調往坦能堡，去攻沙琳遜諾夫的  
第二軍。更遣騎兵和砲兵沿鐵路向前進，要攻俄軍兩側，這是包圍的戰略。固然俄軍中了計  
，以為德軍敗退，長驅直入坦能堡，洋洋得意。坦能堡這城鎮，是百年前普俄戰爭時，普軍  
被俄兵全部覆滅的悲壯的紀念地，在八月十五日的傍晚，與登堡見戰機成熟，就下令總攻。  
一聲號角，包圍血戰開始，俄軍忽出不意，腹背受敵，前後左右失了聯絡，不過一個星期的  
光景，德軍在這沼澤地帶把俄軍殺得大敗，主將沙琳遜諾夫陣亡，俘獲九萬二千人，軍用品  
無算，這就是有名的坦能堡大戰。南路軍結束了，奧氏又把楞倫卡帕的軍隊打敗於阿倫河畔  
。他任職還不到二十天，已經把東戰場的敵軍一掃而空，這是怎樣驚人的事蹟呀！因此，全  
德人民就譽為護國之神，普魯士之魂。德皇升他做皇帝大元帥，以後迭次征伐俄軍，獲敵人

不敢入德境一步。

一九一六年，福根辭職，他就繼任為參謀總長。以他天才戰略家的作戰方針，見虛而襲，見實而避，得了不少勝利。當德與世界三十個國家斷絕邦交，十二個國家兵戎相見，雖然結果戰敗，但德國的敗後保全，還有賴於貝氏的功勳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國內革命發生，威廉出亡荷蘭，奧登堡惟護祖國，努力收拾殘局，把三百萬野戰軍。於兩個月之內，完全退回萊茵河右岸，秩序肅肅，不受絲毫損失，這一種手腕真不容不叫人感歎佩服。

一九二五年，德國第一任大總統愛倍爾逝世，奧登堡以八十老翁，當選繼任，一直到他死，完全是效忠於他祖國的。

## 麥剛生

麥剛生 (Mackensen) 在德國，也是一員猛將，頗有驍勇之名。論他的功勳，可以和與登堡並駕齊驅。德國人稱譽與登堡爲普魯士魂的結晶，麥剛生爲軍人的代表，可知他在德人心目中的聲望了。

麥剛生，一八四九年生於德國萊布尼滋。他的先世，是撒遜王國的一個寒族。但當他出世時，家境已經一天不如一天，比較很困難了。麥剛生從小就懷抱大志，驅幹精悍，雙目炯炯，他只想在將來建功立業。對於當前的環境怎樣，一點也不被留意。年紀大了一些，投考大學，研究軍事學識，因爲他的興趣集中在這門功課，所以讀起來，也容易有心得和成績。十九歲時，他便投筆從戎，棄了書本，過軍旅生涯，入伍當志願兵。

他入伍後，以年青俊爽的氣概，剛毅激昂的性格，在部隊裏十分勇敢地做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入伍的第二年，就是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發生，風雲際會，麥剛生那時在撒遜驃騎護衛兵團裏擔任伍長，奉命開往前線，他就獻身疆場，於陣地上的活動大顯身手，他的天稟的知能又是機警出衆，長官們對他都很賞識，公認他是一個有幹才有希望的可以造就的少年軍人。因此，叫他先當偵探隊長，小試其才；接着又把他編入決死隊，隸屬於總司令阿希勒親王麾下。麥剛生英勇善戰，不辭犧牲，出生入死，有進無退，立下了不少功勳。

阿希勒很信任他，引為最得力的助手。在且諾摩亞激戰時，普軍正與法兵交鋒接仗，忽然騎兵營中的一個中校，給法方打死了，麥剛生便率領殘餘士卒，奮勇前進，與法兵抗戰，一面大呼敵人殺我們的中校，我們寧誓死報仇。這激昂慷慨的語調，很增加了一般士兵的敵愾的情緒，大家一致鼓起英勇的精神，衝入敵人的陣地，把法軍打得大敗而退。因了這一仗，麥氏英名卓著，德皇也以鐵十字勳章賞賚給他，酬他特殊的勳勳。

普法戰爭結束，麥剛生一度解除職務，重又跑進大學去研究兩年，仍回驟騎團供職。一直過了十年光景，一九〇四年，他纔晉升大將。歐戰發生，他是輔佐興登堡守禦東戰場的，進攻退守，一切虧他盡了許多力，才能削平俄兵，使他從已佔領的土地上撤回境外，這勝利的戰績，麥剛生也佔了一份。從實際上說起來，他在歐戰中有如下的幾次戰役都打得很出色。

第一，掃蕩卡里西亞的俄兵，克復伯里奇米塞裏隘；在歐戰發動之初，德軍預定計劃，首先以全力攻陷巴黎，所以將重兵主力完全調在西線，而東普魯士就呈着空虛的現象，俄軍乘機出全力攻德背後，一蹶從德國東部進攻，一路侵入卡里西亞，進窺匈牙利平原，長驅南下，如風捲殘葉，摧枯拉朽，節節勝利。在伯里奇米塞地方駐守着的十二萬奧匈隊伍，當着俄軍的銳勢，幾乎不堪一擊，掃數成了降俘。這局面危急極了，奧匈國內的人心也搖動了，德皇看見大局不對，同盟國危機嚴重，不能不設法抽調大兵，前往抵抗。於是下令組織騎軍

二十四個軍團，由麥剛生統率指揮。隊伍到了前綫，麥氏一面積極布防，一面實行反攻。在前線安置了四千多門砲，陣線延至一百英里以上。器械的充足，規模的偉大，精神的抖擻，手段的高強，為歷次戰爭所罕見。一切佈置就緒，於一九一五年五月，麥剛生就正式下令反攻俄軍，各路齊頭奮進，顛覆膠賊，不到一個月，便把敵人掃蕩而收復了伯里奇米塞，這是一個勝仗。

第二，和奧登堡會師華沙，也是麥剛生的一大成功：當他戰勝俄軍，聲威震著，士氣也跟着興旺不少，那時他就奉到大本營的命令，接應奧登堡，合攻華沙。這波蘭的舊都，原是俄軍的第一防線，在那裏建築的防禦工程很堅固，部隊的實力也很雄厚，可是這位驍將却與奧登堡約定，用密集隊圍攻。在卡里西亞大戰後，不到兩個月，便繼續把華沙佔領下來，乘勝又進攻維爾納，破掉俄軍的第二道防線，追奔逐北，到處凱旋。德國東部領土的保全，和這幾次戰爭很有關係。

第三，南征塞爾維亞，繼續報捷：塞爾維亞這小國，本是歐戰的導火線，但大戰開始後，由英法等大國支持戰爭，牠反而落得侵處，不很惹人注意。自從土耳其加入同盟國方面，塞國為阻礙德國與土耳其間的聯系，便用武力堵截了牠們的交通。這在同盟國方面自然很有妨害，德國尤其感覺不便。待後俄兵退去，麥剛生奉令統率德奧部隊十五師人員南征塞國，報復梗阻之仇。身經百戰的他，對於弱小的塞爾維亞自然容易應付，在兩個月以內，肅清了